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

13位ISBN编号：9787508636825

10位ISBN编号：7508636821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台湾三军大学

页数：4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

前言

内容概要

《中国历代战争史8:唐(上)》内容简介：《中国历代战争史》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撰的一部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通史。1955年，台湾三军大学奉蒋介石手令，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编纂工作。16年间，一批实战经验和学养兼具的将校军官捉刀执笔，多位各学科造诣一流的教授亲预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史》于1972年面市。后来，台湾各研究机构和多所大学，还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佛研究所等，纷纷致函索求。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该书于1975年开始修订，析为18分册，于1979再版。整个修订工作，由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黄季陆、方豪、屈万里、宋晞等学术名家担任指导委员，成就了这部中国战争史的扛鼎之作。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上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楚汉战争、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太平天国十八个时代，上起黄帝蚩尤之涿鹿之战，下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前后共四千六百多年，分立十八卷。

对每一朝代，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式，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综合评论。

《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述史实与战事评说相结合，态度严谨，文字典雅，是一部优秀的中国古代战争史的总结之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史鸿篇巨制。至今在汉语文化圈中，还没有出现能出其右的战史著作。

自《中国历代战争史》问世以来，海内外评议纷然，大陆军方得悉后，即令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成书，即大陆1983年版。印成后，只分发军中师级以上将领及军方研究机构。学人偶有得之，或传观，或口述，一时风靡。军事译文翻印之时，将前后附文及蒋介石题签，尽数去除，大陆读者至今未知此书前缘今世。本次引进出版，除将黎明版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外，其余尽复旧观，读者将无复疑惑。

《中国历代战争史》为第4册，内容涵盖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九十年间的主要战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蜀吴猇亭之战(亦称夷陵之战)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尽在其中。

《中国历代战争史》亮点：

一、专业视野，评论精彩

军方专家的全面介入，使战争检讨有了全新的视野对战争的检讨，讲述每场战争时，最后部分即“申论”，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比如牧野之战的申论：编纂者经周密论证，认为姜尚助周王训练使用新武器——战车，阵法上亦有中央突破与两翼策应配合。战车速度快极，虽是堂堂之阵，而致有突袭的效果，做战之时，周军以寡敌众，当然志在杀伤，终致敌方前军崩溃。这种解读，既避免了“至仁”与“至不仁”这种无法穷究的论争，也给“流血漂橹”以崭新的解释。这种精彩解读俯拾皆是。

二、重视地理，手绘地图：

军方专家的参预，使《中国历代战争史》对军事地理有一空前的重视：一是讲论战前形势时，必将双方地理地形做相当论述；二是绘制了近800幅完密的战争地图。历史是活动的流体，皆依附于凝固的山川大地，前人讲究“左图右史”，即意在不割裂这一体两面。离开地理地形讨论统帅和战将的高下智愚，既失公允，亦失凭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全系手绘，脱胎于军事地图，精确详密，自不待言，亦使《中国历代战争史》成为一部让历史真正落到地上的大著。

《中国历代战争史》看点

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

这是一个史迹斑斓、意气纵横的史学天地；一部承载得动中国绵长历史、完美展现先人“故智”的煌煌巨作。

蒋介石手令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时，初衷是分发军中校官，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军中校官，学识当然有限，故《中国历代战争史》除开学术上的求真求善外，在结构上力求层层展开，语言则务求明晰如话。因史事浩繁，非精炼典雅之文字，难控篇幅，事实上，这种文白相杂的典雅之作，极为精彩，文风略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相当，绝无难读之虞。

《中国历代战争史》号为“历代战争史”，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历代有作为的君臣良将，皆在战场和政治上扬名立万，《中国历代战争史》自始至终，皆以这两把手术刀解剖他们，而不以这六十年来

大家所熟知的，以阶级论来划分政治正确或不正确，或以忠奸智愚来将他们分门别类。编纂者抛弃意识形态和标签，务求将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天才和决然勇气，展示于读者目前。这种极务实的态度，延续了中国历代史家的真正传统。拨开云雾，朗月分外清洁；抛开浮荡，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显出分外的光芒。

《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者皆民族战争、国内战争的亲历者，亲见本民族濒于绝境，深知立国成事之艰难，对民族感情尤深，对战争的思考尤为痛切，形与笔底，则处处可见这种情怀。《中国历代战争史》开卷即指明我先民之苦境，赞赏其战斗精神、手创之灿烂文化。全书之中，对先人均有极大尊敬，排列形势，让读者明了，他们智或有所不及，力或有所不逮，或深陷形势之绝境，失败者当中，不乏真英雄。读者藉此获得对先人的温情、对本民族的认同，获得人生的信心，懂得时时处处宽容他人。

中国历史绵长，史事浩繁，非有大作，无以展现。《中国历代战争史》作者名家云集，正是撰写宏大历史的最佳人选。要求得“故智”，却又拒绝大历史著作者，终难以如愿。这种悖论，表现于人生的时时处处——没有人能轻易获得知识，或是成功。

二、对于军迷和军方人士：

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旷世巨作，一堂饕餮盛宴。

这套书，填补了《剑桥战争史》当中中国部分的空白，是一部沟通中国历代史作的大通史，因久历实战的将校的参预而精彩绝伦。中国历代史家，绝少知兵者，对于战争，常怀有悲悯，不愿对战争做详密介绍，导致有关战争史迹，流散于各种典籍当中，而无专门史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者，将这些史迹，从典籍当中，细细搜选，一丝一缕，详加校订以期至当。21年艰苦卓绝，终沟通前史，成就这一绝无仅有之战争通史。是军迷和军界人士的不二之选。

三、对于政界：

《中国历代战争史》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一股力量，力量使用与否，在何处使用，却是政治家面临的问题。军事与政治，犹如双手和神经中枢。

全书当中，对政治的重视，一在国际，一在国内。这是《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极为赞赏的“蓄虎在山”之政略——以实力压制敌方，而不轻试锋锐，正是求得国际和平、谋取国家利益的无上方略。今日国际，谄于此者屡得大利，昧于此者，屡见催败。

国内政治始终是《中国历代战争史》重视的一点。优秀统帅，始终能与豪杰同休戚，政令简而不繁，以公心推于万姓。文景因之大治，元代因之速朽，历代典籍皆屡见不鲜，只不如《中国历代战争史》这样明确提出政治战略，而又解读得如此透彻。

书中政治人物，或参预国际纷争，或以上御下，或以下侍上，或平级相处，成功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对政治人物的品评，极重视政治理想。政界人士细细揣摩历代政治人物的临事机变和政治理想，即可获得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前行的勇气，从而成就自己，为国家谋得福祉。

四、对于商界：

这是一座充满财富的绵延群山。

商场如战场，实非虚言。一公司和一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同行之间的竞争，人才的获取，人才的驾驭。

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为中国国际竞争较为透彻之时。春秋时齐桓公在管仲的指引下，透过纷繁芜杂的国际纷争，看到了华夏集团的命运，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联合诸夏，外抗夷狄，内息本集团内纷争，开启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本国所取得的利益，远超其他霸主。管仲堪比行业内极成功的先行者。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的国家道德：不临驾与诸夏之上，不取诸夏之财富。透视时势和追求道德，是集团取得财富的最捷径。

求得人才，礼遇和金钱不是唯一的利器。马援到公孙述那里，公孙述极尽礼遇，许以高官，马援断然离去；见到刘秀，刘秀便装接待，马援却决意追随。刘秀的长处，一在于自身的见事明彻，一在于屡申国家大义，极有担当。商界并非单纯的利场，以造福众人之心，以公道之心，贯彻于公司经营，或有意外的收获。

人才的使用，是经营管理的大事。三国时钟会是一代名将，司马昭明知他野心炽烈，仍然用他伐蜀。他认为钟会不但才气过人，且在伐蜀的议论当中，态度最为坚决，有必胜之心。至于平蜀之后，如有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

反心，则归意甚坚的本国士兵必不为所用，蜀国沮丧之师必不堪用，料无成功可能。管理者在使用人才，不必执着于德才兼备。另外除本身才能外，其信心、决心也应考量。

在商学兴起之前，世上本无商学，大家从事商学，无外对时事的观察分析，或是用前人“故智”。对时世的明彻可称“当下之智”，是横向的广度；后者则是纵向的深度。大敌当前之时，前沿广大、纵深厚实者，腾挪的余地越大。同理，同时拥有“当下之智”和“故智”，当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多的角度用以观察问题。《中国历代战争史》叙论的战场和政治场，正是我们先人最为精彩的表演场，商业者行走其中，悉心留意，商业“故智”随处可见。

五、对于专家学者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极可靠的资料库，有专业的著史方法和史学观点。

《中国历代战争史》材料的采取，取法于《资治通鉴》。编纂者搜罗540余种典籍，然后漫行其中，将有关战史者尽行采撷，经军事专家和史家的共同认证后，才用于撰写之资。故《中国历代战争史》不但资料丰宏，且史料均经仔细认证。

《中国历代战争史》当中，极重视时代形势和战前形势的叙论，战争的触发、决胜皆以此为依据。每一论点的展开，皆以论据的铺开为前提。每一史学观点的得出，皆以强大论据为基础，并以战争原理相映照。论据、论点、史观层层相因，丝毫不爽，让读者感觉清晰如绘。

《中国历代战争史》史观，未受纤毫意识形态和标签化的影响，尽显军事家的专业性和一流史家的底韵，专家学者可将这些史观与自身的观点对照、碰撞，对史识史才当有良好的助益。

海报：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

作者简介

台湾三军大学前身为广东黄埔军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迁往南京市黄埔路北端为陆军军官学校，后迁往台湾，1952年改名“国防大学”，1959年改名“三军联合参谋大学”，1969年合并台湾“各军种”的“指挥参谋大学”改名“三军大学”。

1955年10月1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机密甲字第八十三号”手令，指示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1956年1月，台湾三军大学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撰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972年5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16年。更于1975年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历时5年修订，力求内容臻于严谨周密。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

书籍目录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目录：

第十二卷 唐 代（上）

第一章 唐代全般形势

第二章 唐开国之战一——进取长安之战

第三章 唐开国之战二——平定北方群雄之战

第四章 唐开国之战三——平定南方群雄之战

第五章 唐初对外战争之一——征东突厥、薛延陀、回纥诸战役

第六章 唐初对外战争之二——征吐谷浑、高昌、龟兹及西突厥诸战役

第七章 唐初对外战争之三——征高丽、百济诸战役

第八章 武后擅政及其对内对外诸战役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章唐开国之战——进取长安之战 一、太原起兵：大业十三年（611年）七月李渊起兵太原，八月克霍邑、临汾、绛郡。二、渡河作战：同年八月末渊军分别自梁山、河东渡河，九月克永丰仓，然后东取潼关，西略渭北。三、围攻长安：同年十月初渊围长安，至十一月初克之。四、平定河东：同年十二月破屈突通于潼关再攻河东，至武德三年（620年）初克之。五、李渊代隋：同年十一月渊立代王侑为恭帝、炀帝为太上皇。翌年三月炀帝被弑，五月渊受禅代。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李渊起兵导因（参看附图7-273）李渊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1年）起兵太原，在其起兵前之一般大势，已详见本史第十一卷第五、六两章之“战后之政局”及“战前一般形势”节中，兹仅述李渊在隋末时之活动概况于下。李渊在隋文受禅时为千牛备身，而文帝独孤皇后乃渊之从母，故在隋特见亲爱，累迁谯、陇、岐三州刺史。大业初，历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卫尉少卿。辽东之役，督运于怀远镇，及杨玄感反，受诏驰驿往执弘化郡（治今甘肃庆阳县）留守元弘嗣，弘嗣，乃斛斯政之亲也（斛斯政与杨玄感叛，已见前）。渊遂代为该郡留守。由于渊历任中外之职，素树恩德，而是时天下已乱，遂结纳豪杰，众多款附，炀帝因而忌之，下诏征还行在所。渊知为帝所忌，乃纵酒纳贿以自晦。至大业十一年四月，炀帝欲北巡雁门，而河东群盗纷扰，复命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讨捕群盗，以平盗之功，迁右骁卫将军。炀帝已遭雁门之困（大业十一年八月），突厥之患益深；而涿郡贼甄翟儿又进犯太原，炀帝遂命渊为太原留守（大业十二年十二月），以挽救太原之危。但是时天下大乱已不可收拾，竇建德、格谦等扰乱于河北诸郡，卢明月扰乱于河南，徐圆朗起兵于鲁郡（今山东滋阳县），刘武周起兵于马邑（今山西朔县），梁师都起兵于朔方（今陕西横山县西），郭子和起兵于榆林（今绥远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南流处），薛举起兵于陇西（今甘肃陇西县西南），李轨起兵于河西（今甘肃武威县），李密、翟让取洛口仓，逼东都（皆为大业十二年十二月至翌年七月之事）。李渊在此种大乱形势之下，遂乘势起兵焉。

第二节 李渊世系及其开国诸重要人物 一、李渊世系 李渊陇西成纪人（成纪县今甘肃秦安县北），其七世祖嵩当晋末时据秦凉以自王。嵩生歆，歆为沮渠蒙逊所灭，其事已见本史第九卷。歆生重耳为魏弘农太守。重耳生熙为金门镇将戍于武川（绥远今县），因留家焉。熙生天赐（《旧唐书》为锡），为幢主。天赐生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李弼等八人佐（北）周代（西）魏有功，皆为柱国。周闵帝受魏禅，虎已卒，追封唐国公。虎生昞，袭封唐公，为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至隋文帝作相，还复本姓。昞生渊于长安，七岁袭封唐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隋受周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渊之从母，由是特见亲爱。累迁谯、陇、岐州刺史。有善相者谓其骨法非常，必为人主，因而颇以自负。至大业年间，累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及殿内少监、卫尉少卿。杨玄感叛，驰驿弘化郡为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大业十一年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击龙门贼毋端儿破之，又击绛州贼柴保昌，降其众数万，十二年迁右骁卫将军。十三年为太原留守（《资治通鉴》载十二年十二月），郡水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之副。时涿郡贼甄翟儿窜犯太原，渊自河东赴任所，为翟儿截击于雀鼠谷（今山西介休县西南），渊率先头部队数千，翟儿围之数匝，其次子李世民将精兵继至救之，拔渊于万众之中，会后继步兵续至，遂合击大破之。至太原，突厥犯塞，世民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而隋兵少不敌，渊遂选精骑二千为游军，居处饮食随水草如突厥，又别选善射者伏为奇兵。突厥见者，疑不敢战，乘而击之，突厥败走。太原局势，由是稳定。（见《新唐书》卷一《高祖纪》）

二、开国诸重要人物 李建成：建成，高祖渊之长子，英武而仁恕。大业末，渊捕讨盗贼于汾晋，建成护家属寄寓于河东（今永济县）。渊于太原起兵时，遣密使召之，建成与第四弟元吉问道赴太原。建成至，拜左领军大都督，引兵略河西郡，从克长安。隋恭帝侑义宁元年拜唐国世子，开府置僚属。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攻洛阳；及还，授尚书令。武德元年立为皇太子。二年将兵击司竹贼祝山海平之。时凉州来降，建成将兵赴原州接应之。嗣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又遣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俱为宫官，与参谋议。武德四年讨稽胡于鄜州破之。刘黑闥再反，建成往讨擒之。玄武门事变，为其次弟世民所杀。（《新唐书》隐太子传）

李世民：世民，高祖渊之第二子，善骑射，武勇绝伦。开皇十八年生于武功之别馆。世民幼聪睿，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大业末，炀帝为突厥所围于雁门，世民应募救援，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营。及父渊留守太原时，年已十八。有高阳贼帅魏刀儿自号历山飞，来攻太原，父渊击之，深入贼阵。世民率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渊于万众之中。既至太原而天下大乱，世民潜图起兵，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及父渊起兵，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拜右领军大都督，右

三军皆隶焉，封敦煌郡公。义师至霍邑为隋将宋老生所拒，会天雨粮尽，父渊欲且还师，世民策亟入关号令天下，遂克霍邑。大军继进，世民为前锋渡河，先定渭北，收纳英俊，以备僚列，远近闻者咸归附焉。然后会师长安，克之。父渊辅政，授唐国内史，改封秦国公。义宁二年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军还，徙封赵国公。父渊受禅，拜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击降薛仁果，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寻加左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二年将兵渡龙门御宋金刚，三年大破金刚，刘武周奔突厥。加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七月攻王世充于东都。四年擒窦建德，降王世充，山东悉平。以是役之功，加授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于时，海内渐平，世民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勗、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与之讨论经义。五年平刘黑闥、徐圆朗，河济江淮诸郡皆平。加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八年加中书令。九年六月玄武门事变，杀长兄太子建成及弟齐王元吉，遂为皇太子，总决庶政。八月，父渊传位，是为太宗。（《新唐书·太祖纪》）

李元吉：元吉，高祖渊之第四子，善马槊武勇异常。渊起兵后，以为太原留守，进齐国公，总十五郡诸军事，镇北大将军，许以便宜从事。武德元年，进爵为王，授并州总管。二年刘武周南侵，元吉弃太原奔还长安。寻加授侍中、襄州道行台尚书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窦建德，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及甲士千余人。世充平，拜司空，余官如故。六年加授隰州总管。九年转左卫大将军，寻进位司徒兼侍中。至玄武门事变，为尉迟敬德所杀。（见《新唐书》卷七十九巢王李元吉传）

刘文静：文静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世居京兆之武功。祖懿为周石州刺史。父韶仕隋战死。赠上仪同三司。文静以死难之子，袭仪同三司。文静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大业末为晋阳令，与晋阳宫监裴寂善。寂夜见逻娑传烽，叹曰：“天下方乱，吾将安舍？”文静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资也。”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文静察其有四方之志，乃深自结托。又窃观渊次子世民（观下文，二人实已情好甚密），谓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达神武汉高魏武之徒欤，其年虽少，乃天纵之矣！”寂未以为然。俄而文静坐与李密连婚之罪，炀帝令系于狱。时李世民已有起兵之志，以文静可与谋议，乃私入禁所探视之。文静喜挑之曰：“丧乱方剧，非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无其人！今入禁所相看，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为我言之！”遂相与谋起兵之事。唐既克长安，累迁文静大丞相府司马、光禄大夫，封鲁国公。又为唐修《开皇律》而损益之。文静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军功尤非寂所能及，而位在寂下，心常不平，寻以与裴寂争权位，竟致被诛。（见《新唐书》卷八十八刘文静传）

裴寂：寂字玄真，蒲州乡泉人。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绛州刺史。寂少孤，诸兄鞠养之，年十四补州主簿，及长，疏眉目，伟姿容。隋开皇中为左亲卫，家贫无以自业，每徒步诣京师。后为齐州司户参军。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至晋阳宫副监。李渊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寂因以晋阳宫女侍渊以相结纳。世民将举兵，而不敢发言，因使刘文静说寂，并以其私以宫人侍渊，将同受诛戮为要胁。寂惧而从之，遂劝渊起兵焉（渊早已有四方之志，此处史言，乃将起兵之功，归于世民也）。渊已建大将军府，以寂为长史，赐爵闻喜县公。及克长安，赐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转大丞相府长史，进封魏国公，食邑三千户。寻又劝渊受隋恭帝侑禅位。渊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为尚书右仆射，赐之服玩，不可胜数，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渊视朝必引与同坐，入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武德二年刘武周将黄子英、宋金刚等，频寇太原，寂自请讨之，而兵败于介休，退守河东。寂性怯无捍御之才，民颇受其扰累，故宋金刚逼绛州时，河东民多应之。寂以御寇失败，被征还朝，然顾待弥重。六年迁尚书左仆射。贞观三年以沙门法雅妖言事，连株免官。寻又以汾阴妖言，及其监奴告寂反，徙交州，改流静州（今四川松潘县境），太宗思其有佐命之功，征还而卒。（见《新唐书》卷八十八裴寂传）

唐俭：俭字茂约，晋阳人。北齐尚书左仆射邕之孙，父鉴隋戎州刺史。俭落拓不拘规检，然事亲颇以孝闻。鉴与李渊有旧，同领禁卫。及渊留守太原，俭与其子世民周密。俭从容说世民，以隋室昏乱，天下可图。世民白于渊，乃召入密访时事，俭曰：“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愿弘达节，以顺群望，则汤武之业不远。”渊曰：“汤武之事，非所庶几。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及开大将军府，授俭记室参军。世民为渭北道行军元帅，以俭为司马。取长安加光禄大夫，相国府记室，封晋昌郡公。武德元年除内史舍人，寻迁中书侍郎，特加授散骑常侍。及工部尚书独

孤怀恩谋叛于蒲州，俭揭露奏之，免李渊于难，因功拜礼部尚书，授天策府长史，兼检校黄门侍郎，封莒国公。贞观初使于突厥说诱之，突厥将降，李靖率轻骑掩袭，遂破之，俭脱身走还。永徽初（650年）致仕，至显庆元年（656年）卒。（见《新唐书》卷八十九唐俭传）任瑰：瑰字玮，合肥人，陈镇东大将军蛮奴弟之子。父七宝仕陈为定远太守。瑰早孤，蛮奴爱之逾于己子。年十九试守灵溪令，寻为衡州司马。隋灭陈时，瑰劝衡州督王勇，据岭南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勇不能用，以岭外降隋，瑰乃弃官而去。仁寿中，为韩城尉，俄又罢职。及李渊讨捕于汾晋，瑰谒渊于辕门，遂为河东县户曹。及渊赴晋阳，留长子建民于河东，以瑰佐之。义师至龙门，谒见渊，渊谓之曰：“隋氏失驭，天下沸腾。吾忝以外戚，属当重寄，不可坐观时变。晋阳是用武之地，士马精强，今率骁雄以匡国难。卿将家子，深有智谋，观吾此举将为济否？”瑰曰：“后主残酷无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闻拯乱。公天纵神武，亲举义师，所下城邑，秋毫无犯。军令严明，将士用命，关中所在蜂起，惟待义兵。仗大顺，从众欲，何忧不济？瑰在冯翊积年，人情谙练，愿为一介之使，衔命入关，同州（今大荔县）已东，必当款伏。”因献下关中之策，渊即授以银青光禄大夫，并依其策而进取长安，以功拜左光禄大夫。渊即位，使为谷州刺史守新安，拒王世充，屡破之，以功封管国公。李世民攻洛阳，瑰在邙山检校水运，以供饷馈。关东初定，持节为河南道安抚大使，世充弟辩自徐州率所部来降。智拒徐圆朗于虞，遂竟平圆朗之功。后因弟瑰连株隐太子（建成）事，坐左迁通州都督，贞观三年卒。（《新唐书》任瑰传）窦威：威字文蔚，扶风平陆人，高祖（渊）太穆皇后从父兄也。父炽为隋太傅，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隋内史令李德林举秀异，射策甲科，拜秘书郎。秩满当迁，而固守不调，在秘书十余年，学业益广。时诸兄并以军功致仕通显，交结豪贵，宾客盈门，而威职掌闲散。诸兄更谓威曰：“昔孔丘积学成圣，犹狼狽当时，栖迟若此。汝效此道，复欲何求？名位不达，固其宜矣！”威笑而不答。大业四年累迁内史舍人，后坐事免归长安。李渊入关召补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时军旅草创，五礼旷坠，威既博物多识，旧仪朝章国典，皆其所定。禅代文翰，多参预之。渊常谓裴寂曰：“叔孙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内史令。卒时，家无余财。李靖：靖本名药师，雍州三原人。祖崇义，后魏殷州刺史永唐公。父诠，隋赵州郡守。靖性沉厚，姿貌瑰伟，少有文武材略，其舅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初仕隋为长安县功曹，后历驾部员外郎。右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皆善之。素尝拊其床谓靖曰：“卿终当坐此！”大业末累除马邑郡丞。会李渊击突厥于塞外，靖知渊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渊克长安，执靖将杀之，靖大呼曰：“今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渊壮其言，世民又固请赦之，遂免于死。寻世民召入其幕府。武德三年从讨王世充，以功授开府。萧铣据荆州，遣靖安辑之。至硤州为萧铣所阻，久不得进，高祖渊怒其迟留，阴敕硤州都督许绍斩之。绍惜其才为之请命，由是获免。寻与李孝恭破冉肇则于夔州。武德四年，靖陈十策以图萧铣，渊遂授靖为行军总管，兼摄李孝恭行军长史，讨铣之事，一以委之。靖因不良之季候进袭之，两月之间，遂克江陵。功授上柱国，封永康县公，检校荆州刺史，承制拜授，招抚岭南。武德六年，又佐李孝恭率七总管之兵平辅公柝于丹阳，破之，江南悉平。唐因置东南道行台，拜靖行台兵部尚书。及行台废，改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高祖渊赞之曰：“李靖是萧铣、辅公柝膏肓，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武德八年突厥寇太原，唐以靖为行军总管御之。翌年，突厥入泾阳趋渭水。唐以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击之，靖率兵倍道趋豳州，以绝突厥归路，既而与突厥和亲而罢。太宗世民即位，拜刑部尚书，并录其前后功，赏赐甚厚。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时突厥诸部叛，唐遂以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将精锐三千征讨之。翌年大破突厥，擒颉利可汗。于是唐之疆域自阴山展拓至于大漠矣。还朝，诏加特进，并参预政事。贞观九年，太宗又遣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三总管之兵击吐谷浑，破降之。十一年封卫国公。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然自破突厥后，以不赏之功，遂屡遭谮毁，幸靖善自韬晦，而太宗又善于保全功臣，乃得终寿于家。卒时年七十九。房乔：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人。曾祖翼为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祖熊为褐州主簿。父彦谦，好学通涉五经，为隋泾阳令。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从父至京师，时天下宁晏，论者咸以隋之国祚方永，玄龄独不以为然。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尉，后补隰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及裴矩等，皆知其必成伟器。及李渊入关，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温彦博又荐焉。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淮东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及建成与世民构隙，首建夺嫡之谋（其事见后），因与府属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心戮力。后迁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文学馆学士。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

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贍，初无藁草。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寻太子建成以玄龄、杜如晦为世民所亲礼，甚恶之，谮之于高祖，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玄武门事变将发，世民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如晦潜入计事。及事成，世民为太子，擢拜太子右庶子。贞观元年代萧瑀为中书令。论功行赏，以玄龄、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三年拜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明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改封魏国公，监修国史。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度法令，意在宽平。不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卒时年七十。（以上三人见《新唐书》各本传）杜如晦：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曾祖皎，周赠开府仪同大将军遂州刺史。祖徽，周河内太守。祖果，周温州刺史，入隋为工部尚书，义兴公。父吒，隋昌州长史。如晦少聪悟，好读文史。隋大业中，以常调预选吏部侍郎。高祖深所器重顾谓曰：“公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遂补海阳尉，寻弃官而归。及唐克长安，世民引为秦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时府中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遂以为府属。后从征薛仁果、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迁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封建平县男。寻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天策府建，以为从事中郎。旋为太子建成所忌，与房玄龄同被斥逐。玄武门事变将发，潜入划策，及事成，擢拜太子左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仍总监东宫兵马事。三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与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与玄龄皆称贤相焉。贞观四年卒，时年仅四十六也。（《新唐书》杜如晦传）徐世：曹州离狐人，隋末移居滑州之卫南。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大业末，翟让聚众起兵，世往从之，并献策于让，劝南掠宋郑间御河之商旅以取给军资。寻与翟让、王伯当拥李密为主，以攻东都，其事已详上卷第六章。及李密为王世充所败，西走入关，降于唐后，世犹守黎阳仓，于是密之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世并据之，未有所属。世因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乃遣使携启入关。使人至长安，高祖渊闻其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世意奏，渊大喜曰：“徐世感德推功，实纯臣也！”诏授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加右武侯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氏。永徽中以犯太宗讳乃取单名为。令总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诛，高祖渊以旧曾事密，遣使报其反状，请收葬密，许之。世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朝野义之。前窦建德攻宇文化及于魏县，并进攻黎阳，世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从军为质，令世复守黎阳。至武德三年，世欲俟建德至河南袭杀之，将其土地归唐，而建德久不至，遂与郭孝恪率数十骑奔长安归唐。四年从太宗世民攻王世充于东都，屡战大捷，东取虎牢。又从平窦建德、刘黑闥、徐圆朗，累迁左监门大将军。七年，与李孝恭讨辅公柝于丹阳，破斩之。八年为行军总管御击突厥于太谷。及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贞观三年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大破突厥于白道，俄又与定襄道大总管李靖袭突厥大破之。世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知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远胜筑长城耶！”十五年，又大破薛延陀于青山。十七年高宗为太子，转世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属以幼孤。十八年，从太宗征高丽，以功封一子为郡公。二十年，又大破薛延陀于乌德鞑山，磧北悉定。二十三年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于李世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死力！”乃出为叠州都督。高宗即位，再迁拜为尚书左仆射。总章元年（668年）命世乘高丽内乱东征，破平壤灭之，裂其诸城皆为州县。以是役之功，加太子太师，增食户。翌年病卒，年七十六。（见《新唐书》卷九十三李传）尉迟敬德：敬德朔州善阳人，为人刚直，武勇绝伦。大业末从军于高阳，讨捕群贼，以武勇称，累授朝散大夫。刘武周起兵，以为偏将与宋金刚南攻晋、浚二州，皆陷之，乘势深入，擒唐将独孤怀恩等。武德三年，太宗破宋金刚，敬德与寻相以介休城降，太宗引为右府统军，从击王世充于东都。既而武周降将皆叛，诸将疑敬德必叛，囚于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等，咸以敬德勇健非常，囚之已久，猜疑怨望必生，留之生患，劝即杀之。太宗曰：“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以金宝，曰：“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谓表一时共事之情也。”是日因从猎

榆窠，为王世充所袭，敬德救太宗突围。太宗谓敬德曰：“比众人证公必叛，天诱我意，独保明之，福善有征，何相报之速也！”特赐金银一筐，此后恩遇日隆。敬德善解避稍，每单骑入贼阵，贼稍攒刺，终不能伤，又能夺取贼稍，还以刺之。故其每战，出入重围，往返无碍。齐王元吉亦善马稍，闻而轻之欲亲自试，命去稍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纵使加刃，终不能伤，请勿除之！敬德稍谨当去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问曰：“夺稍避稍，何者难易？”对曰：“夺稍难。”乃命敬德夺元吉稍。元吉执稍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稍。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此已伏下玄武门之变时，敬德制元吉之张本。又从破刘黑闥、徐圆朗等，累有战功，授秦王府左二副护军。及玄武门事变将发，太子建成密致书召之曰：“愿适长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赠以金银器物一半。敬德婉辞之。及玄武门事变，与长孙无忌，功居第一。嗣以自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寻又于侍宴时，因争班次之高下，拳击任城王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悦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饰，无贻后悔也！”贞观十一年封建功臣为代袭刺史，拜敬德为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十七年上表乞归家居。后从征高丽，军还仍旧致仕。显庆三年卒，年七十四。

媒体关注与评论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宏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

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约着下一层战略。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 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是本书质量的最大保障。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

编辑推荐

名人推荐

研究中国全部历史，若只求其兴衰之道，则不免偏于政治与军事之细节，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只求其文化之弘大，则不免驰骛哲理，形成高远之政论，二者皆未能阐明民族精神之所在。……战争本为当时政治之一部份，因之从事于各代政治作深一层之研究。历时数载，涉览载籍至数百十种，浸润既久，逐渐发见中华民族所以历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宝典，抑且可为世界人类和平永处之药石。——《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徐培根本书系综合记述中华民族五千年生存发展之战争史，为“三军大学”奉蒋公手令所编纂。……以阐扬中华民族坚强之奋斗潜力与立国精神，并融汇与启发中国之战争思想及战争艺术，用意至为深远。——《中国历代战争史》修订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军二级上将 蒋纬国

18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有许多后出著述不及的长处，其作者军事素养深厚，有的还颇富指挥战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在认真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战前战略态势，双方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战法，战争进程及成败原因的分析较全面，认识较深刻，颇能“言人所不言”。该书战略分析层次清晰，注重创新性。战略分析通常可以分成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具体战争计划与实施方案等不同层次，上一层战略制约着下一层战略。本着这一认识，《中国历代战争史》对每一历史时代都有高屋建瓴式的总体叙述，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当时的战略格局、参战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对参战各方战略加以分析，就如同层层剥笋，有很强的说服力。该书能在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并以横排方式适应大陆读者的阅读习惯，相信将会对大陆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近代战争史，促进军事历史研究的发展颇有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刘庆专业军事人员与权威历史学家的联手，是本书质量的保障。前者保障了“战争”研究的专业性，后者保障了“史”的底蕴。——知名历史学者、《布局天下》作者 饶胜文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

精彩短评

- 1、也推荐抗战时期从救国救民的民族英雄角度，宣扬唐太宗，激励军民，反击侵华日军造谣“李唐胡人论”的两部官修唐太宗传记——成本俊《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业》，柳克述《知识青年从军之先例李世民》，今天市面很难找到了，另外还有当时叶楚伦、陈立夫编撰的唐太宗传，都是丰厚资源。
- 2、地图标错是水平问题，690年印成680年是尼玛态度问题
- 3、印刷、装帧都很好，内容确实体现出大家风范
- 4、基础课
- 5、很好的精读之作
- 6、喜欢内附的地图册印刷质量很好
- 7、经典著作，精彩论述
- 8、终于在版不用看电子版的了
- 9、大唐就是好！故事朗朗上口，典故浩如星海！就是姓李的太多了点儿……
- 10、多线作战又可立于不败之地，初唐之武功可谓强矣。
- 11、历代战争史不错

1、学历史果然还是要先掌握恰当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以前看中国古代史，脑子里总是无法脱离天朝上邦、文明古国、华夏正统那一套鬼话的影响，就难免情绪化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不实，但学过文明史的种种基本框架之后，就能够避免受这些肤浅片面观点的影响，做一个合格的理客中了哈哈。中古时代的基本框架包括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比如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皇权与地方领主之间的冲突，武装领主和大地主者与工商阶层的冲突，家族利益与行政集团的冲突，不同族群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这里面有许多矛盾，是以中古时代的技术条件所不可能根本解决的，而其中最成功的协调者，能做到也最多只是一国暂时的繁荣稳定——而这种繁荣稳定中还隐藏着严重的社会保守化，文明停滞，内部结构逐渐劣化的风险，近代前的成功恰恰会妨碍文明向下一个阶段发展。说得简单点儿，农业帝国的统治者本质上是最成功的武装土匪坐收保护费，土匪的统治越稳固，民众就越没有明天，农业帝国的文化掌舵人本质上是各种教派神棍自欺欺人，神棍的统治越稳固，科学就越没有未来。说复杂一点儿的话，就是武装领主和大地主者对政权和法规的把持，会抑制工商阶层独立发展，使其长久只能作为权贵附庸；而核心目的在于确保有充足的兵力来源（也就是武装领主和大地主者的利益保障所在）的重农抑商政策还有其他严重的副作用，首先是过度膨胀的农业剩余人口构成了极度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大多数提高生产力的技术改良完全没有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这些“充足的兵力来源”在内战和民变等情况下将会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不是保障，结果就是每一朝末尾几乎都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内战、残杀，导致人口灭绝文明衰落的灾难。至于传统文化信仰的稳固则会导致思想保守，不思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是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圆圈里面不停地原地打转，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传统统治者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做的太成功了，使得人们没有向下一个时代前进的动力。而欧洲正是在领主和主教们没完没了的彼此撕逼造成的夹缝之中才有工商业独立壮大的空间，正因为他们中世纪统治的不完善不成功不团结不稳定，才让前往下一个时代变得容易了许多，真是应了老子的祸兮福兮。好了，事前扯了这么多，就是要说，作为中华文明最鼎盛辉煌的唐王朝，其实完全被限制在这一系列基本格局之内，不可能违背时代的法则，同样唐王朝那些最伟大最闪耀的人物也没有能力超越时代的绝壁，明白这些基本前提之后，再看这段历史，就能够真正客观地了解其中得失。唐兴于隋末，隋亡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统治者公信力和武力强制力的双重透支，公信力仍在，那么即使你自己在武力保障上略有衰弱，其他人只要认为让你当统治者对自己还有好处，还是会挺你的（虽然这个不总是靠得住），而公信力没了，只要武力仍足以镇压一切反对者，那么统治仍然能在燃烧的废墟上继续（当然烧太久了还是免不了为人所乘），而两者同时失去，自然灭亡指日可待。而李渊一家在隋末角逐帝位的诸多竞争者当中，是最为出众的，尤其以李渊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手腕极其高超，不管是假借维护隋朝名号起兵，还是对突厥的外交手段，都表现出对人心的高度掌握，只有在杀降窦建德的事情上做得不合适，导致建德旧部大规模叛乱。而李世民对战场形势的分析极为精湛，相比之下自身作战更骁勇到几乎就鲁莽的程度倒不一定是好事儿，这事儿毕竟是很悬的，运气不好被流矢爆头的话也就没有唐太宗了。而王世充窦建德之流与之就形成鲜明对比，王世充属于表面上很有聪明才智，而实践管理能力极差，自己内部政治管理定下各种不切实际的高目标最终做不到不了了之，最终制度崩坏，众心叛离，大将阵前纷纷跃马投敌，自己城内部下频频谋反，外交政策联合突厥牵制唐军的外交策略理论上很明智，但实际上没有落到实处，都被李渊一一化解。而窦建德则是不能抓住战场决胜机要，不明白自己所从事的战争的本质含义，结果大军顿兵城下，错失攻占唐后方的良机，最终被人突袭击溃，束手成擒。只不过，这都是同一文化的农业文明的领主进行的内部竞争，所以才能的差异已经足以决定成败结果，但是在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战争中，战场胜负本身就不足以起到决定性的成果了，这以唐与突厥等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唐与朝鲜半岛国家二十五年中的战争的成果可以做最好的证明。唐初在对突厥的战争中，在李靖高超的战场指挥下，几乎一贯都是大破敌军，穷追不舍直到其全部投降臣服为止，可以说，在战争层面上得到了完美的胜利，但是战争层次的完美胜利，实际上不足以消除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威胁，因为游牧文明虽然缺乏战略防御能力，稍为大意就很容易被攻取，但作为一种结构简单的文明，它恢复起来太容易，就算再怎么以武力击破，只要半个世纪，两三代人的时间，就又能繁衍生息恢复规模，获得足以制造军事威胁的战斗能力，而哪怕你狠下心把一个部族斩尽杀绝，这些地方又不适合建立农耕定居点，结果空出来的草场又会吸引远方其他的游牧部落迁徙进来——于是很快一切照旧。所以太宗时代的压倒性胜利带来的臣服，到了武则天时代就又遍地叛乱了。这里还需要提一下是东西方文明使用的骑兵技术的差异，拜占庭帝国使用的是

自备弓箭的重装骑兵，在本国领土防御战中能够安全地在和游牧民族的轻装骑射手的对射中取胜，但在草原上就无法追上轻骑兵的机动性，所以拜占庭的对游牧民族战争从技术基础上开始就一直基于战术防御和财富收买，看上去是选择有限，却恰恰是机缘巧合的最优解。而汉武帝选择的是大规模建立效仿游牧社会的轻骑兵军团，使用骑兵大规模战略机动去毁灭游牧民族的后方牧场基地，从战争层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更高超的战略水平和战备支持能力，但是因为我之前提到的恢复力问题，这种战略成功实际上没有意义，而且一旦游牧民族学到教训，把自己的后方迁移到更远的位置，这种战略打击也就找不到目标了。不仅如此，由于农耕社会建立大规模骑兵的经济成本远远高于游牧社会，这种昂贵的战争成本甚至会导致农耕社会自身的经济崩溃。这个教训一直到唐中才被比较好的吸取，唐朝中后期采取的策略是在自己农耕社会所能达到的边界地区建立要塞和地方等级的边境防卫部队遏制游牧民族的入侵渗透，并且使用外交手段挑动境外游牧部族彼此之间的分化斗争，避免其建立过于强大的统一力量。实际上，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这是农耕文明所能达到的策略最优解了，再往后就得依靠火枪兵集团和国际工商贸易体系才能将将博弈提升到下一个层面了。顺便一提的是唐其实并不是亡于藩镇，本来唐是有一套很好的制度去平衡地方军事长官的，那就是边帅中才华和功劳卓著者是可以入朝为相的，这就形成了地方和中央，军事长官和文职长官之间在政治层面的人员流动。这种政治流动带来的一体化极为关键，因为农耕条件下，地方军事长官对中央其实没有任何经济依赖性，如果政治上也没有联系的话，割据是理所当然的趋势。而短视小人李林甫为了自己把持相位，杜绝边帅入相之路，竟然妄动唐朝这一极其重要的核心制度，以胡人不知书，无法和自己竞争相位，于是上奏“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而这实际上导致的是地方政治与中央政治的割裂，武将与文臣的割裂，寒门与豪族的割裂，更不要说本来就存在的胡汉文化的割裂——唐朝土崩瓦解即从此开始。玄宗不明其中关系重大，竟然批准这一政策变化——安禄山就是由此政策得到重用的——后面大家都知道了。假如唐能够谨慎维持其人员流动不造成此种割裂的话，国家多延续几百年都不是问题。当然实际上由于帝国核心往往总是专权过度而傲慢自大，出问题其实是迟早的事情，而大帝国采取家族继承制同样不利于其国家延续，因为国号和家族血缘被捆绑在了一起。有的中国历史学家讲拜占庭帝国，经常感叹什么“拜占庭帝国虽然持国长久，但可惜没有一个稳定的继承人制度”，这种感叹其实大谬，恰恰是因为没有家族血缘继承，拜占庭的国家才能长期持久，因为无论哪个上位者都需要维持国家延续性来确保自己统治的威信——正因为不是家天下，国家政权没有和家族血缘绑定在一起，国家才成为公器，而家天下就会随着一个家族的兴衰轻易覆亡。好了跑得有点儿远了，对朝鲜半岛的二十五年战争还没有说呢，唐对朝鲜半岛的战争也体现了很重要的问题，即使同为农耕文明，要建立统一国家的一体化依赖的条件也有好几种，军事征服依赖于后勤支持，经济共同体依赖于工商业往来，文化认同依赖于文化传播，交通和经济交流不便的情况下，农业帝国的控制力是有距离极限的，超出这个极限去用兵，即使战场上再怎么胜利，成果也极易丢失，尤其对于拥有自身独特文化和向心力的族群，征服起来尤其困难。所以唐朝对朝鲜半岛的艰难作战进行了二十五年取得的征服成果，在人家成功的本地反抗之下迅速的全面丢失。实际上，农耕帝国时代的技术和政治结构的特点，就决定了所谓的王朝战争，本质上终究只不过是武装土匪扩张征收领地的过程，就算大片土地被统一政权所控制，经济和技术并不会因此产生多么巨大的改善，其统治核心反倒会因为拥有了更多可以征收掠夺的土地，从而在财富和权势中迅速地腐败堕落下去，忘乎所以，在其得志之时，会对工商业发展产生钳制，在其毁灭之时则导致大规模人口灭绝的文明之灾。这就是特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政治经济制度所无法超越的时代绝壁，无论是怎样的人杰与强者，在此叹息之壁下，能做到的终究极其有限。

2、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韦城翟让，犯事亡命至瓦岗，率众起义，单雄信，徐世绩响应，聚义瓦岗。大业十二年，李密入瓦岗军，自幼韬略纵横，推为瓦岗寨主，一时间瓦岗兵锋不可挡，后因内乱，被王世充破之。然隋末，突厥借机崛起，成东亚第一霸主，中土北方乱雄皆欲借突厥之势，逐鹿中原。时北方有王世充，窦建德，薛举，宋金刚，刘武周，梁师都，李轨。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举义，率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分三路攻长安。至霍邑，守将宋老生坚守不出，建成与世民带十骑至城下高声谩骂，老生果怒，引兵三万出战，出东门，世民破之。共八战，取长安，李渊立代王杨侗为泰皇，尊殇帝为太上皇，李渊自称唐王，封世民为秦公。翌年，殇帝杨坚被宇文化及诛于江都。此时李渊占关中，携天子，欲取陇右，巴蜀，则霸业可图。陇右产马，巴蜀粮仓。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先发难关中，后薛举死，子薛仁果代位，与李世民军相持，李世民不与战，待其粮馈不继，后薛将降，遂发动攻击，李世民率十骑冲锋陷阵，与唐军斩首数千。又率两千骑兵追击，众将阻之，世民

说：“吾虑之久，破竹之势不可失。”后守城军纷纷跳城投降，西秦薛氏灭。王世充窃隋，代隋称帝，李渊亦称帝，改元武德，封李世民秦王。武德二年，平西凉王李轨。武德元年，宋金刚率众数万，与魏刀儿结连，窦建德灭魏刀儿，宋金刚投刘武周。刘武周称帝，连突厥军欲“率军南向以图天下”，破李元吉，擒刘弘基，兵锋所向，唐军皆败，一时关中危也。后秦王李世民屯民柏壁，以拒宋金刚，后世民粮仓被抢，遣偏将趁夜断金刚粮道，又从永丰仓运粮。金刚军势渐衰，世民说：“金刚悬军深入，军无蓄积，以掠夺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此时机，未宜速战！”相持半年，金刚军中饥馑，率众北走，秦王世民追，大破，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里，接战数十合。刘弘基阻，说：“士卒饥疲。”世民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散，机难得而易失，比乘势取之。吾节忠殉国，岂顾身乎！”遂策马而进。将士不敢复言饥，一日八战皆破，灭金刚，刘武周自溃。世民不食已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只有一只羊，世民与诸将分食。然瓦岗军内乱被王世充破之，王世充篡隋恭帝杨侑位，国号郑，坐镇东都洛阳。北方遂成唐郑夏三国鼎立，夏为窦建德国号。李渊老持稳重，暗藏韬略。李世民，智略纵横，英雄无二；王世充，阴险机警；窦建德忠厚俭约，深知兵法。秦王世民带尉迟敬德率五百骑先观阵地，王世充率步卒万人围之，世充勇将单雄信举槊直取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大呼，刺单雄信坠马，世充兵欲退。世民敬德二人只身冲入世充军中，往返如无人。武德四年正月，唐将屈突通按行屯营，王世充猝然来攻，秦王李世民率玄甲兵来救，世充大败。同年二月，世民藏精骑于北邙山，知世充针厚薄，率十骑冲入世充军阵，直出其阵，众皆披靡，后乱战中，诸骑相失，将军丘行恭独从世民，世充率骑兵追，世民马中矢而毙，行恭回骑射追者，发无不中，下马授世民，行恭于马前步执长刀，距跃而呼，斩数人，突阵而出，还与军中。后两军率军混战，世民斩俘八千人。从此王世充守城不出，等突厥，窦建德来援。李世民坐守虎牢关，窦建德欲战，秦王世民觐建德之营。使程咬金，秦叔宝，徐世绩伏兵路旁，带尉迟敬德等三骑，世民谓尉迟敬德：“我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秦王世民率三骑至建德营前，世民大呼：“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毙一将。建德军中大惊，即引六千骑兵追之，世民令另二骑先退，自秦王世民于尉迟敬德独挡追兵，世民射杀数十人，敬德杀十许人，追者不该复追，世民复追，以独骑诱之，追军于伏内，程咬金秦琼等奋击，大破。后窦建德王世充皆败。秦王世民谓窦建德：“我讨王世充，何预汝事？而越境犯我兵锋。”建德答：“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后七月初九，秦王世民，凯旋之师，还抵长安，身披黄金甲，献王世充，窦建德于太庙。

章节试读

1、《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的笔记-第18页

过去唐朝以文人为边镇节度使，有功则入相，李林甫为固其相权，边镇大将皆用胡人。自睿宗景云元年幽州置节度使以后，至天宝年间，边镇节度使之权益重，兼统军政民政财政，大权集于一身。且戍边将士又久任不代，遂造成节度使根深蒂固之势。对于一个大帝国，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一直是个高技术含量的问题，边镇节度使可以入相，实际上就是提供了地方官员成为中央要员的上升途径，这样两者就处于一个系统，而李林甫出于私欲，耍小聪明就破坏了这个体系，隔断了地方官员在中央序列中的晋升之路。

而之后为了军事效率进行的边镇军事化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破坏经济交流，加强地方经济独立性（以军事管制和征收这种落后的手段）的自毁之道，如果地方军事长官和士兵再不经常流动，那结果就更是出乎预料了。

大体来说，帝国的权力扩张，尤其军事扩张，就是一种掘墓行为。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8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